青山溪语

胡笑兰

在神农架和十堰接壤处，有尧治河村，毗邻房县。村前有条尧治河，我发现这是一个自然康养的福地。走进去，和尧治河的山水对话，和她的一草一木对话，是值得期待的事情。

尧治河开门见山。山套着山，山外还有山，山起伏不定。山是原生的，独一无二的。山不可复制，唯有自然之手可以将其雕琢。

踏进尧帝神峡。有水声盈耳，循着水声，见一鞭清溪自高处转折而来。

白日温煦，风在竹林树梢上徘徊。这初夏的风，居然有丝丝凉意。久居南国，一消我来时的濡热。朝着荫翳的林望去，溪涧有栈道，依山势起伏转折，溪流忽出其右，忽出其左。

水是有灵性的，一条溪流跌跌撞撞，一路冲撞而下，几多曲折。峰回路转处，你会发现水的颜色是有层次的，随水的深浅改变。潭深处绿如碧玉，稍浅处，你又看见水深蓝。溪流淌在石头的表面，浅水欢快，银白清亮。峡谷浮光掠动，栈道悬步遐思，聆水亭上听水声。轰轰飞瀑，水势汹涌，水珠溅起一片片清凉，其声有虎啸龙吟之势。哗哗流泉，落差的水帘，潺潺溪水，流水多变的声音，犹如琴音起伏转圜，那只按动琴键的手一定是受了造物主的指派。不，应该说是感召。你听着，就这样听着，痴痴听着，久久挪不开脚步。大团大团湿润的空气氤氲，直扑你的鼻息。润了你的肺，养了你的心。你会瞬间觉得神清气爽，安宁油然而生。这一刻，只有山水清音，所有的烦恼远遁，你会被那些声音治愈。

溪岸岩石生苔，苔上生藓，长蕨，生花，各种小株植物生动。太阳的光辉反映于它们，绿有了层次，绿得深沉，绿得透明。绿是养眼的，润了眉睫。我闻到了林中特别的气息，从新鲜生长的草木间，从陈年的落叶下散发出来。你仔细嗅，能嗅到某种花草细微的香。我一下子被温柔了，被惬意了。每一次奔赴都有期待，我来尧治河也是。亲山近水，也被我寄予休憩的期望。

沿着创业路行走，我看右侧的山岩，坑坑洼洼，粗粝纹理，尽是人工开凿的痕迹。不错，这条路是尧治河村党委书记孙开林带着村民一点一点凿出来的。人悬于半空，用铁锤、钢钎凿岩，一点点凿。我感受一座山的坚韧和一些人的坚韧。汗水鲜血垒尺寸。那不是路，是尧治河人的精神坐标。沉睡多年的山被激活了。悬崖峭壁上的创业路是系在半空中的一条绸带，把山里山外系连，把尧治河人的梦想之舟牵系上岸。

回想进山路上，公路如一条丝带在两山峡谷之间游走，岩石壁立，开窗伸手可及。两壁之间一线天，侧旁有溪水潺潺。看壁上坑坑洼洼，是钢钎铁锤的凿痕。回环曲折，一重重的山在迎接着我们，一个个隧道在迎接着我们。峡谷一个连着一个，山谷并不宽敞，满山灌木，满山岩石。山凹处忽见一块坡地，寸土寸金似的。我无法想象这里是如何住人的，但是，真的有一个叫尧治河的村子存在大山深处。这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。直到1988年，尧治河村是什么样？“吃的供应粮，穿的烂衣裳，点的煤油灯，住的破草房。”这段本地人的大实话，颇能看见旧时光景。不通路，不通电，村人被牢牢套在大山深处。

现在，盘旋的公路在山谷处映现，又游走，延伸进大山的深处，又在另一处山谷出现。它九曲回肠，多么像大山的筋脉。血脉充盈，山活了。

幽深的谷，突现一处房舍，附近皆树林，看不见路。见那周围停满了车，你就知道原来公路可以修成这样，可以深入到丛林。于是白云生处有人家。梨花峰对面是房县。在梨花峰，海拔1650米的高峰之上，抬望眼，满目苍翠。苍翠之中，深峡处映出人家锦绣的屋宇。深山峡谷，公路缠绵，绕腰攀顶。路修到哪里，哪里便透出村庄的灵气。

我往创业路左看，下面是看不见底的深渊。深峡处，岩坡上是荫翳的绿植。这些张扬生命力的植物，同样获我青眼。这几天我尝到了花妞儿腿。这是一种大山才有的野生小菜，盛在白瓷盘里，长条茎秆水红肉白，圆滚滚，嫩生生，可不就是姑娘家娇嫩小腿的模样么！咬一口，脆爽，满口是草木的清气。四月雪，八月炸。等到八月有糯糯甜甜香香的八月炸，还有很多的野味等着你去品尝。在大山里，我看见了相思豆、多子葫芦、野生小栗子，还有高大粗壮的树，挂满青果。树缠藤，藤缠树，它们都在我的镜头里，都在我的眼光追寻里。

这正是我最为看重的。

尧山情

赵 敏

人与人会有相逢的机遇，山与人或许也有不期而遇的时候吧！40多年前，湖南发现了一个张家界，没有发现时，不知它是座好山，一旦发现，游人如鲫，碑记题咏，霎时便名满天下了。河南鲁山的尧山是否有这样的好机遇？现在还不能说。不过，1982年8月，尧山已被河南省公布为自然保护区。倘若它若干年后，有要道通衢，不久便也会名满四方的。

大自然虽然赠予尧山这得天独厚的条件，但古往今来，由于进山要道坎坷艰难，又因在偏僻的豫西伏牛深山区，因此它一直像一个穷乡僻壤隐花埋玉的美貌少女，被那些放浪山水的游客冷落着。

尧山的支脉，南北平行延伸，构成豫西南阳与洛阳的屏障，由南向东绵延的支脉，形成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，该山方圆55平方公里内，苍松郁茂，是鸟兽的乐园，丰富的矿藏与特产亟待开发利用，各种自然景观独具风采。

“山得水而活，水得山而媚”。尧山自然保护区内，十条山沟的山泉汇成河道，成为沙河之源。游人弯腰掬一捧山泉饮下，顿觉豪爽清朗，沁人心脾，清冽甘酿。清澈透明的泉水，沿着年深月久被山洪推拥裹挟、互琢互磨得浑圆洁白的石头，叮咚叮咚，一路歌唱，特别惹人喜爱。山上松柏苍郁，阔叶林以栓皮栎、麻栎最多，其次是漆树、山杨片林，沟谷河岸为枫杨、水曲柳、千金榆等杂木，其中以铁杉、云杉为稀有珍贵树种。金钱豹、艾叶豹、羚羊、金雕、鹿、红腹锦鸡等，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。狐狸、貉子、黄鼬、水獭、飞鼠等被列为省级保护动物，国家重点保护的经济植物有连香树、香果树、银杏、云杉、青檀等，石槲、党参、冷杉、红豆杉、铁杉、草芍等为省重点经济保护植物。在尧山自然保护区内，还有许多的矿藏与特产，矿藏有铁、锰、银，物产还有核桃、生漆、猴头菌、黑木耳、中华猕猴桃、蜂蜜等。

还不能说尧山融汇了大自然全部的壮观与娇美，然而尧山风景朴实自然，却是中州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大自然的艺术宫殿。它一年四季，变幻异常。春季，这里是花的世界，草的季节，树绿花红，群莺乱飞，把尧山装扮得像快要出嫁的姑娘一样秀丽多姿。

夏季，中原地带炎热高温，尧山只有29至30摄氏度，这时的大气层变幻莫测，时而晴空万里，时而云雾山中，游人忽而被荡入云海，忽而又进入蓝天，忽而一阵大雨过后，那黑云边上镶嵌着白云，渐渐散去，透出一派日光来。云消雨霁，日光透出参差披拂的枝叶，丽影婆娑。日光林间照，清泉石上流，构成了诗情画意的景观，好像走进了一个五光十色、琳琅满目的迷宫，真有说不出的快活。秋季，中华猕猴桃、山葡萄、柿子、梨等山果次第成熟，气味馥郁，芳香四溢，随手可摘。黑木耳、猴头菇等山珍漫山遍野俯拾即是。这个季节的山中，日出、日暮祥云悠悠，霞光万道，瑞气缭绕，望沙河就像一条闪闪发光的银练，斜斜地披挂在大山的胸襟上，煞是壮观，令人拍案叫绝。

冬天，尧山则变成了林海雪原，身高数十丈的石人，个个披上白色征袍，雄壮俊美，棵棵迎宾松上，倒挂着根根冰柱，像是玲珑剔透、晶莹发光的玻璃棒。

山光水色，天工巧开，不藻不饰，浑然天成乃大自然的千古杰作。宋代诗人梅尧臣有《鲁山山行》诗：

适与野情惬，千山高复低。
好峰随处改，幽径独行迷。
霜落熊升树，林空鹿饮溪。
人家在何许？云外一声鸡。

鲁山是那样的风姿绰约，楚楚动人，尧山则是鲁山的众妙荟萃之处了。初来乍到，还“不识鲁山真面目”，只是对它有一个直观的印象，却让人感到情惬意欢，流连忘返。虽没见到梅尧臣说的熊升大树的佳景，也没有听到呦呦鹿鸣的妙音，但白云深处，雄鸡声声长啼，预示着石人山将唤来四海游客，八方情侣。

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形与貌，略相似”。

夏日的旷野

廖振城

节气就像按键。时令的惯性走到夏至，啪的一声按下开关，天地万物顿开新篇，一扫“回南天”空气中的潮味，呈现出迥异的节气个性。

夏至的雨，常劈面而来。方才，巨大的墨色云团还在头顶上空翻滚、腾挪，转瞬间却化成箭雨，啪啦啪啦一阵急扫，直扑你的脸颊。待打开伞，已遭雨弹偷袭。攻势凌厉，界限分明——天元桥头北边刚刚还在下雨，桥的南边则道路干爽，了无雨迹。这是某日下午我步行上班时遭遇的一场夏雨。这阵雨，就像叛逆期个性鲜明的少年。

夏至后的天空，说翻脸就翻脸。黑云、大风、急雨是常态。雨下得急骤，停得干脆，也是常态。我常徒步上班，环保出行。徒步可从墨江边的树荫下走不远，然后穿过两条马路就到上班的地方。沿江边种植的糖胶树、异木绵、樟树、雅榕、大叶榕，我像老朋友一样与它们对视，看藏在树丛中的鸟任性地飞来飞去，叽叽喳喳。

走路上班，有利于我观察树木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特别留意岸边一棵野生的冬青树。这是一棵挂牌保护的老树，树龄130年，胸围180厘米，树干部分被蛀空了一半，树叶也不茂盛，只有一条碗口粗的分枝长着一簇绿叶，其余枝条因枯萎而被截除。园林部门在其掏空部分做了新材料封填，目的是稳固它的支撑力。我细数了一下，树上挂了9瓶液体，像给一个站立着的老人打吊针，希望它重振雄风。一个城市，能以对待病人的态度抢救一棵充满野性的古树，体现了尊重自然的生态立场。

蝉鸣四野，阳光通透。天地间充满热辣辣、爽歪歪的夏日气息。

自从结识了“班味”这个新词，自身有一种代入感。感觉自己还真有一身的“班味”。据说，“班味”是一个网络流行词，是上班族下班后显出的疲惫、拘谨和压抑的状态。

于是，下午下班后走向郊野，成为我对环境功能的一种精神消费。从天元桥头南岸往墨江上游方向散步，便可接近绿油油的田野，接近河边的荒郊，接近野生的杂草和树木。

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场景，皆在视线之内。比如当下，城南镇这边黑云压城，雷声隆隆——顿岗镇那边却是蓝天白云，飞机缓缓飞过天空。时速上千公里的飞机，从地面上仰望，倒像轻舟荡漾。间隔一会，又一架飞机飞过，再一会，又一架……应该是飞广州方向的。如此重复划过的弧线，该是一条航线吧。它们一会隐入云层，一会穿云而出。飞机虽快，在天空之幕上，却静如飞矢不动。移动之慢，速度似乎可忽略不计。飞机缓缓移动，离视线越远越缓，渐渐隐入青山环裹的天际线。望着，望着，心情舒朗起来，如天上行云，无拘无束。

我猜雨不会落到跟前。果然，它只在城南青龙岭那边撒泼，而我这边依然丽日蓝天，但风连通了整个空间。我在河边享受着这快速流动着的凉风，江面也被吹出连片而有规律的褶皱，如一块巨大的墨绿色布料。

继续沿江边的野郊走走停停，风吹得路边的枫树叶唰唰作响。美丽中国的蓝图，全国各地都在用行动绘制。这是2020年种植的一排枫树，当初的树苗胸围不过4—6厘米粗，而今开枝散叶，树叶婆娑。我讨厌急功近利移植大树的做法。为了移植和方便运输，将成长了几十年的一棵大树根系切断，移种异地，重新萌芽生根，几乎如高龄妇女，孕育何其艰难。这一河两岸，庆幸荒野之树得以保存，庆幸没有移植大树。

一对恋人依偎在江边，构成一幅有韵味的画面。男的甩出一块小石子，江面上立马飘起一串水花，引得女子咯咯地笑。一只断线风筝飞挂在树上，在绿叶丛中平添了一抹红色。喜欢苦楝树的蝉儿隐伏其中，叫得起劲。众多不知名的鸟儿在树丛中飞来飞去，飞得酣畅。那株白果树上筑了一个大鸟巢，搞不清是什么鸟的杰作。我留意这鸟巢已经三年多了，三年的时光，辛勤的飞鸟不断添枝加叶，将鸟巢越筑越大，越筑越结实。真想飞上去一睹它的豪宅，想想还是不打搅为好。远观更美，更有诗情画意。

天空、河岸、树木、郊野，充溢着大自然生机勃勃的气息。沐浴其中，“班味”得以缓解，精力得以恢复。

霸王草

项 宏

靠近松树林的屋檐沟，长着一蓬粗壮的霸王草。

光听这名字，就知道这一种草长得恣意狂野。枝干如成年人大拇指般粗壮，浓密的草叶修长厚实，片片向上，如一柄柄绿色的长剑指向天空。人和牲畜靠近，会被叶片边缘布满锯齿一样的尖刺割出一道道血痕。

村庄西头的悬崖绝壁上也有一丛霸王草，与村庄同存，历史悠久，即使是缺米少柴的年代，也没有人动这丛霸王草的心思，问其缘由，说是可以防礁。

礁是我们那里人对泥石流等山体滑坡现象拟物化的称呼，最常说的是蜈蚣礁。蜈蚣礁很可怕，能让一个村庄瞬间消失。

求神求祖宗保佑是村人面对无力抗衡的自然灾害时的信仰。求的是当地的一个小神，名叫柳王爷。原先是一柳姓人家的女娃，聪慧孝顺。那年方圆百里大旱，柳家几亩薄田眼看就要颗粒无收，柳女自叹自己是女儿身，不能为父母分忧解难，急愤病倒。家里本就穷困，此时生病更是急坏一家人。就在家人以为挨不过这个旱年的时候，生病的柳女突然起身，眼神发直，身体僵直地走到自家田边，向天祷告，不一刻倾盆大雨落下。这雨说来奇怪，只下在柳家几亩田里，临近的田地依然干旱。

雨停之后，柳女病好，对下雨之事也说不出所以然来。

夜晚，邻人将柳家田里的水偷放到自家田里。但是到第二天，偷水人家的田地不见一滴水珠，只剩满田枯黄的柳树叶，而那些水倒流进柳家田地。邻人大惊，心有不甘，谎说柳女是妖。

此事惊动土地爷，层层上报，惊动天神。后柳女白日飞升，留言给自己父母，让砍下门前百年大柳树，取柳心部分雕刻成她的模样，遇到旱天，可以抬出来放在烈日之下，焚香祷告，即可下雨。

村人求雨，求的是柳王爷，据说很灵。但是求柳王爷防礁，就有点本末倒置了。

因为凡是起礁，原因是雨水太多，应该是求雨停而不是求雨来。而且起礁这事都是事后才知道严重和危害，哪有在未发生之前，就能做到未雨绸缪，有先见之明求柳王爷保佑未起之礁呢？

遇事不解求柳王爷，遇事不决求祖宗保佑。村人善于变通，柳王爷保佑不了平安，就求祖宗，只要死去的长辈入土之后都是祖宗。但是我一直不解，祖宗的法力何来，毕竟我在稍微明白事理之后，就看到村中垂垂老去的老人前一刻还被后辈一脸嫌弃，怎么刚刚死去就拥有了无边法力？看到后辈的那个虔诚，真错以为他跪拜和口口声声求其保佑的不是刚刚死去的那个老人，而是另一个世界分配了一个统一标配镀了金身的祖宗。

除了信仰之力，村人防礁还有两个方法。一是家里养鸡，说鸡吃蜈蚣，蜈蚣怕鸡，特别是充满战斗力的公鸡。所以那些年你去村里看到谁家养了公鸡的，大多不是为了配种，而是为了防礁。因为鸡这东西，不讲究一夫一妻制，也没有家族荣誉，说你是谁家的公鸡，为了家族血脉纯正就不给其他家的母鸡配种。而且，公鸡除了配种用，不会下蛋，从经济价值上来说一无是处，还天不亮就打鸣，吵人。但是为了防礁，免于全家半夜被蜈蚣礁掩埋，大家还是尽力养只公鸡，只要公鸡一叫，吓退蜈蚣，也就没有了蜈蚣礁。

公鸡是否防礁，我一直抱有怀疑态度，当然，大人的事我们小孩子没有发言权。关于神灵怪事，更是不敢多言。否则，大人说，会有报应的。

但是我相信霸王草能够防礁，因为霸王草地下根系发达，能够吸水固土。有一次连日暴雨，村东头的缓坡塌下来一块，泥土掩埋到东头的几户人家的窗台，而村西头更为陡峭的悬崖只是塌下来一小块，西边人家安然无恙。峭壁上露出白生生的霸王草根，那些草根被泥水冲刷，依然团团地缠在一起，如一张挣不破的大网，将泥沙牢牢锁在怀中，网脚就是那些紧紧扎进泥土里面的根须。

我曾经问过父亲，咱家屋后的这棵霸王草是天然生成还是从村西头移栽过来的。父亲摇摇头说，也巧，原先就有，屋基刚好挖到这里。

我对这棵霸王草充满了感激，直到那新房子变成老房子，有了新新房子之后，这老房子变成废墟，我家后面的山坡也没有发生大的坍塌，更没有发生泥石流，也就是村人说的起礁，让我一家安然至今。

商洛山

（总第2617期）